

平播全書
七





平播全書

(七)

李化龍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平播全書
冊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李化龍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F八八三平

祥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札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爲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卽士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爲喜，去爲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爲懼，去爲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爲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爲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銘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爲辭。卽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債事，已行拏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衛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隨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土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卽令我兵各割龍泉婺川，而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之，毫不可推委。董元鎮在貴州省城，遠不可

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玘來川中。領兵爲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勦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真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爲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土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擊問。民志當贈廕。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啓。欲將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婆之兵。總之會於湄潭而入關也。兵既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衛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勦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覆、可爲明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閱來揭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債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卽真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卽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敕、卽則今之廢閑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曙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遲早無不可爲。令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爲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拏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卽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歲裏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之、乃

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人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爲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人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晝多礮，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爲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進，不日賊平，卽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爲之。大礮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靠有司。此一夥秀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童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推轂，僕爲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爲延丹青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會軍閥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爲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爲妥。將領可用者少，正爲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卽爲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爲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尙少，並爲經理之。草草。

諭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涇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卽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勦。合行曉諭。爲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瞰行私。不受本管節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卽邀功。得避事。卽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尙方之劔。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爲戒。永甯土官土兵。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便每人戴一頂髹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卽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即冒餉亦不多。且士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死、所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自貽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攜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真、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餉事、一至於此、令人駭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爲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財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狼狽。此後宜胼手胝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常態。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撙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安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皆土司兵。高推官以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且欲直到海龍圍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

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屬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即可四萬。此亦勦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爲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葵思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卽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擣巢牽之蚤歸。故猶得全思葵。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拏問。卽欲以尙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今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遁一死矣。賊旣歸巢。令各邊處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臨啓皇悚。

劉總兵

報會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卽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爲之防耳。

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爲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回也。童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進，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爲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卽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卽可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卽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卽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者。於理宜坐舊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顧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攔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攜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珖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湄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犄角。今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埽白泥。一面合平越。埽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劄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遙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勦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卽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卽免殺。或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圍。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圍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劄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鬪。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卽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攔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剜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毆誤殺永甯兵則鎮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爲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哉亦足以自守矣今惟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卽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卽不復亦無妨於進剿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虞餉無誤兵行爲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爲之憮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尙有一月、永保之兵、卽加調者、不能卽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尙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爲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興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爲一、卽此自足平踏播州。況此外尙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爲之快然。舊器卽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固。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爲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回字、想俱入覽。此不一一。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真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

當謹其後耳。軍中相聞常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餽餉不乏，卽爲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路無一言何也。運道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旣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蚤計之，不時相聞。瀘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旣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計明。郭通緒若投降，卽可受之。開羅剛欲出降，爲播兵將家小取至圍上，並分兒差人俱擄去。是否並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尙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奢世續必令親出，今水西鳳氏亦出，彼桀驁何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卽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微門下惇大寬平，靜以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歉乎。此帥廉勇足錄，而偏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旣督一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偏躁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卽見教掣回，毋令生事事生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

守五畝其陝兵卽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卽令領之策應綦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尙未知永甯如何敍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聞以守瀘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慎周敦吉爲賊所欺幾致大衄可爲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卽招之人亦不應況勦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婁山料彼衆不能四五千而袁整穆炤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衆彼此夾擊卽可埽清矣幸留意焉

徐僉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傲上習以爲常其流之弊至於違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運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青螺中丞

承教誓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卽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爲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後奈何前承教卽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掣其肘恐彼反以爲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

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拏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卽當之，只有死耳。今卽緩其死，亦不爲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旣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爲要多方招降，但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爲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爲此事，鬚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爲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爲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爲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爲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而不餉，則脫巾一呼，騷擾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爲買本色。而近尙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參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歷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責成各道，非爲黔，亦爲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師期興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卽結，更望僂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卽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